

莊子雪

上海千頃堂印行

大中丞陳簡亭先生鑒定

莊子雪

嶺南高郡陸次山輯註

民國乙卯年冬月

上海千頃堂石印

莊子雪序

天之積空為日月為垣舍為黃赤道為霧
露垂蜺懿凜靨晦不可思議也莊子之為
文為風為火為江為海為鼠肝蟲臂尻輪
神馬噓噏淡不可思議也天下之事莫難
於測空而測莊子者如之矣嶺南陸樹芝
余庚子歲奉使所取士也好為古文詞
矻矻於周秦百家之言而於莊子尤有昌

歎嗜為文能師其奇詭近以一卷質余居
然南華也居然秋水也其大則所謂江海
日星其細則所謂鼠肝蟲臂也其麗則傾
宮旋室其激謫呬謔則蜚廉折丹斡園白
洼也余因嘆曰莊子神於文者子神於莊
子者自子之文出而莊子於是乎有替人
有知己時

嘉慶四年二月會稽陳大文撰

非遽於理學者亦正不足以說南華也註南華者自向秀郭象以來無慮數十家率皆支離蒙混按之文意大都在依希彷彿間蓋歷數千載之才士文人高僧羽客遞為之註而南華之旨卒未太白也近日坊間惡本更以妄庸之贅說附贅其間而南華益墜冥海矣吾友陸次山自少卽殫心理學於先儒微言能融會而貫通之於以挾經之心而提其要如脫桶底也嘗欲為三禮注以成紫陽之志顧自以為學力未逮更俟之異日因取左氏春秋傳而評註之凡前人之所未解者悉以意解焉不使一字之未安也合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如一篇焉莫不絲牽而繩貫也既而曰南華而果為非聖之書如史記所云耶則當火之久矣昔朱子註四子書時引為證則其書固吾儒之所必採而觀也又可聽其為不解之書耶因遂為之注而命之曰莊子雪書成携以示余且曰以迂儒而注放誕之編其有當否耶若有當焉亦一奇也余受而先觀吾所嘗讀而自謂已解者又別有解焉乃確而安也向之闕而未解者皆明明可解轉自怪前此之何以不解也乃從而觀余之所未讀而嘗閱之終篇茫然不知所謂者與嘗合諸家注說觀之轉紛迷贅悶不終篇而輒欲棄去者則又皆渙然怡然確見其神之所注而其文之高古離奇變化亦見焉不寧惟是舉平日之疑其開罪前聖欲曲為之解而終恐難從末減者更曉然知其無罪且大有功於六經焉乃拊案而呼曰快哉快哉非遽於理

學者亦烏能為此解哉嘗觀紫陽之註四子書也雖單詞隻字無不悉心研究而審語脈於輕重緩急之間乃有以揭全書之大旨而深得聖人喫緊為人之意蓋其心精無細之不入而目光之所照甚遠也使朱子而注莊必不若諸家之支離蒙混矣惜心力殫於六經而書禮且未卒業固無暇及此耳今次山於三禮解謙讓未遑而先出其心精目光以注莊獨有以剖其奧義揭其大旨如皎雪之晶瑩透亮焉洵乎邃於理學者之無乎不可也又豈特文士才人之長哉余既喜見所未見而又重為漆園幸且為讀南華者幸也因遂書以為序年愚弟尹廷鐸拜題

莊子諸子之冠也其言異於六經而亦不同於諸子六經如日月之麗天矣諸子其猶
燭火乎幽陰中可以自見也若夫稱瑞於冬春之交而晶瑩皎潔不染點塵別具寒香
者雪也唯莊子似之顧其書奧衍磅礴自晉唐來解者無慮數十家率皆支離隔膜雖
一二卓識之士時有特見而所得者尚未什一固未能通體了澈也博採者是非襟陳
妄庸者任臆猜混於句解段落往往失之竟使千古奇文盡如夢譌又安望其揭全書
之大旨識厥功之甚偉哉夫說經者多而經亡禍有甚於秦火者況以洗洋自恣之文
而復為贅說所蒙安得不如墜雲霧也不揣固陋輒取內外雜篇而通解之務使簡約
不繁而肌理分明單詞皆適既乃取龍門之傳東坡之記述論於前以明其無罪而大
白其維持六經之功雖不敢自謂必當而開卷瞭然無復沉悶似撥雲霧而對皎雪也
遂名之曰莊子雪據所見也今夫房室之中幃帳之內人以為闇也蚊蚤遊之則與青
天白日之下無以異焉莽蒼之林荆榛之野人以為蓬也鳥雀入之則與康莊四達之
衢無以異焉何者性之所近而身之所習也見以為雪則雪之耳矣獨是物之光且明
者莫如火日火日可以遠照而雪不能說莊而僅如雪也遂無憾乎然火日外光雪則
表裏洞然久視日火者日為之眩雪則諦觀焉把玩焉而心之煩者亦釋神之濁者亦
清雖予之火日有不以易者矣且夫莊子雪人也其文雪文也說之而使塵垢得混焉

不使寒香沁於心脾焉則其文汨而其人之真亦以沒矣可乎哉此則私心之頗竊自喜者莊叟如可作也倘亦曰我有文字人夢識之我有苦心雲霧蒙之得一畸士從而雪之乎時嘉慶元年七月七日次山陸樹芝見廷氏書於三在山房

三

上 千 項 海 堂 書 局 出 版 廣 告 路

● 仙佛真傳 ●

求仙學佛之書歷來不可勝數而直指真詮不為譬喻惟柳華陽禪師金仙証論慧命真經二書最切當學者能於此兩編研究精深貫通會要庶于仙佛兩度由藩籬為門戶以企至于入室升堂不難矣茲用潘刻重付石印每部二冊定價洋四角

● 醫學津梁 ●
每部四冊 定價洋六元

此書乃明王肯堂先生著原名醫鏡索微間蔣氏刊行列入清四庫提要陸氏冷廬醫話言此書之難覓而此本又為康熙間名醫岳氏刪訂改名醫鏡刪補歸安縣志載入藝文其稿未刻至光緒間江浦陳珠泉先生得其手稿重加校訂特更今名今持從陳君處借得付印圖點悉照原書條分縷晰淺顯易知不特學醫者所必備抑居家衛生之寶笈也

● 賦學入門 ●

近時公牘及私家文字用四六者甚多作四六之法與作賦之門徑相通此書羅列做賦各法自淺入深各有程式清奇濃淡不名一格學者手此一編不但作賦之門徑亦研究四六之助也每部二冊定價洋四角

● 中西醫粹 ●

本天人合一之理以談醫考脈絡臟腑之象以繪圖遵內經仲景之法而治病採中西醫士之說而立論

手華書局啓

蘇東坡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祠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太率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史記第見其辭而未知其意。故云然。若者。要不可以為法耳。平允論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蜚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卓識得未曾有。但尚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益無幾。至木甚暢。愚申論附後。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見下篇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此似未然。若謂真詆孔子。則彼豈真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讓王儘有精理。說劍較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云云。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云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勸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此論亦絕卓較粗。且以仲尼與墨翟並稱。尤乖南華之旨。蓋已錯會儒墨二子。凡分章名篇。皆出於矣。但盜跖漁父已見於史記。則由來久矣。並存而分別觀之可也。此四篇語實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內篇名篇。似本自莊子外篇。乃後人取篇首二三字以名之耳。

上海二馬路 千頃堂書局出版廣告

十三經註疏	三十二本洋十元	汪東亭輯道統大成	十本洋五元
篆文六經	一十本洋四元五角	伍冲虛著仙佛合宗	四本洋二元
金索石索	二十四本洋十二元	江東亭撰三教一貫	二本洋一元四角
古今錢譜	四本洋二元	汪氏合著性命養性要旨	二本洋一元二角
韓昌黎集	中紙一十本洋三元	柳華陽著仙佛真傳	二本洋四角
詩法入門	二本洋四角	莊子因	四本洋四角
孔子家語	二本洋三角	莊子雪	六本洋六角
南雷文約	四本洋八角	呂祖全書	八本洋二元二角
彙刻書目	十六本洋五元	原芥子園畫譜大全	中紙十本洋四元
宋元明三百首	二本洋二角	馬鏡江人物畫譜	二本洋六角
賦學入門	二本洋四角	桃花泉棋譜	二本洋四角
農政全書	八本洋一元五角	西子棋譜	二本洋四角
湛園未定稿	六本洋一元二角	奕萃官子棋譜	二本洋四角
握奇經	一本洋一角五分	官子棋譜	一本洋二角
尉繚子	一本洋一角五分	集篆四種	二本洋四角
孫吳子司馬法	一本洋一角五分	爾雅圖	中紙三本洋八角

新印天下有山堂蘭竹石畫譜大二本大洋壹元

芝於書。意所未安者。有如病不宿。思而通之。則以自快。家居無事。嘗取左氏春秋傳以意解之。復思六經而外。書之難解者。無若莊子。書之解者多而益不解。亦無若莊子。顧其書自太史公以來。皆以為宗老氏而詆訾孔子之徒。無法甚矣。方當火之。而又何解焉。然以數千載文士之所共資。儒生之所弗惡。而我獨以為當火之。又未能決然火之。而無疑也。則亦我意之有未安者也。因取而覆觀之。併合數十家註說觀之。乃喟然嘆曰。嗟乎。非其書之當火。實其意之有未雪也。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刪述六經。用集大成。載道之書。既明且備矣。誰能更贊一辭者。乃當孔子時。則有老氏書。已開異說之始。逮戰國而楊墨盛行。一曲之士。輒思著書以自見者。比比也。史記孟荀傳。附見者已不名一家。莊子所見。又必不止此。而惠施公孫龍輩。復初為堅白同異之說。挾小知而鬬巧辯。欲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其流極將安所底耶。異說熾而羣聖孔子之道或熄矣。莊生者。方外之人也。而其學實無所不窺。既恐先聖之道寢以微滅。又重悲夫。惑於異說者之迷而不知所返也。於是乎抗懷高寄。而作南華南華者。以異說掃異說。而功在六經者也。奚以見其然耶。今天異說之至精者。莫如賾尹。而乖僻自是。最足以動人之悅慕者。莫如楊墨。施莊子將述孔子之旨。以闢之。則六經具在。毋庸贅也。且常不勝奇。若性生焉。安能以雅樂奪鄭聲之嗜乎。則何如因異說之

至精者而更精之。由無為而進於無知。無知而極於不自知其無知。使拘於墟者更無可以炫其奇。而大觀於天下。則詹詹者皆廢矣。向使莊子而不為放言高論。無以箱異說之口。而大饜好奇者之心。則以辯求勝者方日出而日新。後世愛博之士且將目不暇給。孰肯返而求之六經耶。此其所以自列於方術之內。似詆孔而宗老實欲駕老以衛孔也。由今而觀諸子百家之存而最著者。獨莊老而止耳。而孔子所修之六經。乃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非其明效大驗歟。說者曰。諸子屈而六經伸。固其理矣。而莊子之言。於聖帝明王。皆似有所不足。而貶抑孔子尤多。何也。曰。異說之興。必竊先聖之糟魄。因而一察自是。以近似而大亂其真。以為我之所是者。即先聖之所是也。我之所非者。即先聖之所非也。乃牢而不可破矣。莊子不得已而設為先聖不敢自是之言。與不以聖人為是之言。用以見夫天下古今之共是者。而猶或非之一。若真有其可非者。則一察自是者之有非而無是。不言而可決也。自是者可以知所愧矣。以辯應之而助其自是者。亦可以知所返矣。且莊子何嘗確指前聖而訾之哉。自蘇東坡始非史記。而有亡公子之喻。見亦卓矣。然公子之僕罵公子。誠愛公子矣。莊子之詆孔子。實助孔子。猶未見其所以然也。愚竊以為莊子之非孔子。非如僕之指公子而罵公子也。不過詆楊墨所見之孔子而已。今有人於此。坐井而觀天。自號於人曰。吾獨有見於天也。使必正告以天體之全。欲其信耳而不信目。難已。孰若即其所見之天。而斥為甚小。使不得復

子之於孔子何以異是且夫人之處荒要為外臣者當羣盜充斥之日能入賊而為之魁舉崔符竊據之徒一掃而清之使羣盜息而王靈自振則其功甚偉而其用心亦良苦矣惡得徒據其跡以論之竟與悖逆同科哉嗟呼讀天下一篇可因而識其心即可因而悟其功而學者或守拘儒之見循跡而不原其心或愛其文而不通其意每於抵觸先聖處曲為迴護冀得末減何其迂也甚或未得句讀不知脈絡而妄為之說則不特莊子之心不白於萬世即莊子之文亦如叢荆枉逕矣余悲夫解之者多而卒未之解也因遂解前人所未解者以求吾意之所安學者誠由是而求之有以知其立言之旨雖際天蟠地而無非為儒墨東施之流下砒也庶南華一書越千餘歲而一白乎乾隆六十年七月十日記

儒魯遽墨翟楊朱東公孫龍惠施之徒以小知自是而好辯以求勝者也莊子欲為小

知下砒故示之大理直窮至天地未生以前周於六合形器之外而遊於混茫之一氣其言似窮大不經而實本於大易太極之理所謂虛而有實也語見天下篇故極言是非之無定並聖賢仁義都非至是其言似詆訾前聖菲薄仁義而其意正欲今自比聖賢假托仁義者更無地可以自容所謂不可與莊語乃謹以出之者也夫小言由於小知好辯因其自是既破小知而示以大知祛自是而曉以無是則言辯之徒

勞而終不可勝明矣。今試徧檢全書。雖颺開天外。而神之所注。固有專屬。正如猛鷹顧兔。離之愈遠。搏之愈力也。說者不明句解。因昧大旨。縱推玄說。渺似乎精深。其實止可隔壁聽耳。一切支離之論。皆無當也。七月十四日又記。

有無賴比丘。善辯有口。每自演說佛法。妙極變幻。以蠱惑大眾信之者。至目為正法眼藏。他日持佛像羅漢圖。塵竇道旁。乞索過客者。即其徒也。有道人。心傷而痛斥之。因並罵佛而詆其法。於是比丘大失所恃。而蠱惑之技。皆窮。或者謂。是道人不學佛。因不敬佛。開罪教典多矣。殊不知道士本深明佛理。以為彼所演說。以惑眾者。佛之糟魄而已。非佛之真如也。所置之道旁。以推食者。土木之形骸而已。非佛之金身也。故舉其法而詆之。並指其土木之形骸而罵之。庶真如不滅。而金身益尊。不至為無賴者襲越耳。故讀南華。須知其稱孔子之名而詆之者。非指孔子正身也。乃道旁之圖像而已。其併仁義禮樂而訾之者。非謂天命率性之本也。乃竊取之糟魄而已。道士只是惡賴佛。偷生之徒。不是謗佛。莊子只是惡堅白同異之流。不是非聖。七月十九日記

莊子若欲真詆孔子。則孔子之言行。論語學庸具載。孔子所贊修易象春秋具在。何不摘舉一二條。與相牴牾。而南華所載孔子之言。並未有一語見於他經者。惟外見之遭逢如畏匡過宋。厄陳諸事。始偶一及之。然亦大概影响。時地不必盡合。可知其詆訾孔子之徒。非真詆孔子。皆口無真言。曾所奉之佛像羅漢圖。非正旨金身也。論語五經莊子